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雜著

侯羸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濱日以漁釣爲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也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羸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

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耶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况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嘆惜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沈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賈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爲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爲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爲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爲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爲信陵謀者乃所以爲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

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寔是禍也  
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  
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  
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  
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興  
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  
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爲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  
名以爲義而不知死義以爲義者紛紛自以爲莫已  
若也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  
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  
嬴於是二者不爲管仲之不死而必爲田光之必死  
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爲於世者有物以累  
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爲烏往  
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  
名教之罪人乎

劇孟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前知其無  
能爲以謂天下播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  
處則閭里之微問其所爲則豪俠之事問其所與游  
則鬪鷄走狗務爲少年之戲者也昔季良在隋而楚

武爲之戢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爲之側席孟豈斯人之徒與其若一敵國何也袁盎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垂髮之子保其必敗矣而卒固有敵

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由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爲重固無足恠者然諾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倦逝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齊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譬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母死送葬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驗邪向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表之三軍之上彼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爲之盡願雖真將軍殆亦未知稅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

孔璋謂以一賢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旣成章而達矣旣成器而動矣旣無所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爲謂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爲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爲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惜孟爲氣俗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

荀彧

余嘗恠曹氏潛不臣之心託扶漢以自媒自以爲天之曆數不在並起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荀彧智畧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爲謀主凡二十餘載至董昭等密以九錫諮之乃獨以義興兵爲言而是誠不知邪抑亦半涂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假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設心爲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或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袁紹董卓呂

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審配逢紀顏良文醜殆如朝夕  
握手吐情相與周旋而灼見其底裏所謂拙於料人  
者果如是邪其勸曹氏定兗徐迎獻帝保官渡勿置  
九州既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返復迄有成功皆曹  
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不悟其設心爲何如者果  
如是邪又其勸定兗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  
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爲義帝編  
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  
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稱之使襲其所爲是欲  
曹氏爲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搖蕩

轉徙以啓不臣之慮况其本自異心重聞順適容與  
之言譬猶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孰能禦之如此而  
猥異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備指以爲賊  
其有旨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赤其族  
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或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  
苟不自殺則曹氏必殺之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  
必用智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嘗規我也孔融是  
也用智不窮者畏其移所以爲我謀者謀我也楊脩  
是也或旣不能見險而止如龔勝潔身於新室文不  
能見幾而作如范蠡肥遯於會稽顧料隱匿非直比

而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  
盆成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余於或亦云

### 曹參

讀漢書見班固贊丙魏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又讀  
唐書見敬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跋扈  
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天下恃之如左  
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旣非  
何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  
之中被七十創而功以成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

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棄群臣之初參日夜飲酒  
不事事卿大夫群吏及賓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臣  
猥與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  
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其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曾不以前日之隙一  
毫置胷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爲過論也何則有  
隙者私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  
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廉頗而寇  
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實能之故心平而識明  
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後何者爲急何者



爲緩判焉如黑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  
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  
體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爲也而不能不爲  
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爲必謀之心  
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  
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側  
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願雖有作  
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况于戈甫定之初如疾病  
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  
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  
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  
呂產祿顓兵秉政視天畫地日以睥睨神器爲心劉  
氏幾不復漢於此時恬不爲恠而治道責清淨而民  
自定無乃假越人以拯楚溺歟故前乎參者其相如  
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  
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  
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斂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  
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  
者與之論巖廊之急務乎

書崔德符榮辱說後

賓與不復古無如之何矣就其改作之法而審處焉  
猶庶幾其不繆奈何上下胥失而莫之卹且物之輕  
重妍醜不決於人而決於衡鑒者以衡至平而鑑至  
明本無心於取舍也物亦莫得而恩怨焉故世謂有  
司爲衡鑒或者失之德符斥以爲旨不亦宜乎雖然  
天下未嘗無旨有司其繆於取舍非直旨者之罪擢  
有司者之罪也何則天子不自擇有司其在京師則  
委之中臺其在諸路則委之外臺所聚皆輔弼大臣  
日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其擇有司固不難若外臺則  
職摠運漕方其平時僚屬之所商榷夙夜之所經營

惟財力是務至於官曹人物之何如則一切不問不  
啻路人之相視一旦詔下止按吏版擇所謂有出身  
者用之而已使其皆賢可也不幸而賢者寡凡者衆  
與皆非其人則一鄉一國之善士惟所好惡耳幾何  
不爲適越之章甫乎今著在甲令以滅私而塞違者  
嚴且密也而好惡異則無以齊之非不欲齊也不可  
得而齊也蓋人物異故好惡異好惡異故取舍異取  
舍異故士遇否不惟其才惟其時世專以罪有司則  
過矣僕故曰非直旨者之罪也擇有司者之罪也僕  
入官且十年兩主試於方州一參閱於貢院揆今迨

往是亦德符之罪人而德符之說所漏略而不通者  
汗顏之餘輒書以自託不知我者其以為飾非乎

書學記碑陰

元祐初穎昌教授榮輯以類宮不足以庇學者聞于  
府知府事觀文殿大學士韓公資政殿學士曾公繼  
主之又因轉運使李公果卿行部請其費公欣納給  
錢一百二十萬圮廢一新遂甲畿右惟西北隅作院  
在焉顧徙之未能也後四年右相范公以觀文殿學  
士均逸是邦知之即命有司以修官度牒錢一十八  
萬徙院于府第之隙以其故基歸類宮又以錢二十

萬即其基構屋三十楹為齋為庖福挾以兩廡注以  
中廊於是類宮之規撫備矣嗚呼事豈易成也哉舉  
邦域之中較之類宮所占纔得百一苟有改作宜無  
難者且歷三公積六年然後成况天下之事有大於  
此者乎初嘉祐末范公以秘書丞居幕府時先聖廟  
與學異區徙而為一以慰學者仰止之心公有力焉  
至是三十年矣又賴公以終成之蓋非適然而已也  
君子是以知公之為政在此而不在彼也晉陵鄒浩  
承乏教授遂以清議之所欲載者刻舊記之碑陰云

書齋史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太史書之杼惡而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至其少弟書之而止嗚呼杼相齊專其政以喜怒生死人甚可懼太史顧不知邪以人臣之惡莫大乎弑君而秉筆者吾職也知修吾職無愧而已耳兄死矣弟嗣其職慨然不少變使杼之惡竟播不朽真賢哉後之有天下者非特區區齊比也其臣之氣燄未必如杼之可懼者也其所爲又未必如杼惡之甚也秉筆者早已指常於觀望之際曲貸其惡虛飾其美以自結于其家為身若子孫之計况其大惡乎况其氣燄真可懼者乎校臣列且如此况君之過失乎聞齊史之風足以愧矣

曾祖詩訓後語

此詩乃曾祖舍人所作而自書以遺先祖於入仕之初者先祖以天禧三年擢進士甲科至至和元年仕三十六年年六十三以歿蓋由軍事推官積累為都官郎中郡太守未嘗一日不奉訓誨故所至以官為家以民為子惟恐朝廷之恩不下流而嘆息愁恨有形於聲者陰德及人不已多乎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先祖於是盡人子之道矣先考都曹嘗語浩曰吾將以詩本刻石傳示

子孫世世奉承此心弗墜庶幾稍稱前人所以垂裕  
之意一有違叛是辱其光是大不孝非吾子孫也嗚  
呼音猶在耳而先考奄棄諸孤凡足生平一言一事  
苟可以追念者莫不心銘馬而况此其大者顧浩不  
肖不足以仰對遺訓尚賴祖考之澤未即隕滅敢不  
適成先志而刻諸石先祖有兄九人其後散居四方  
者多矣亦將以此示之蓋曾祖之意無所不在不直  
為先祖發也

鞭從

誰使汝言誰使汝行言而不讎誰之咎行而不篤誰  
之愆汝不念有時而弊乎則臭腐而已矣復欲天長  
地久知何年嗚呼戒之慎之道不汝棄神汝憐

冠柄文

二十而冠禮固有儀十五而冠義亦從宜未冠則槩  
以童子之品目既冠則責以成人之作為吾自汝總  
角爰迄今茲聽汝言而察汝質必能卓然建立稱吾  
所期方吾竄嶺表也則曰父為國事耳何足動及吾  
斥湖外也則曰父坐前事耳何足疑念祖母之省侍  
阻念諸叔之音問希念諸兄諸弟不得相與處以學  
則每咨嗟而涕洟凡孝悌忠順之端固已見於此矣

所以充擴成就則惟汝篤誠而弗移彼合抱之木非不大然生於毫末之細彼九層之臺非不高然始於累土之卑汝其尊六經以為本博群籍以為稽有可友者取以為友有可師者奉以為師積日月而已年迄至于期頤雖將聖之耳順從心且庶幾其可及而况孝悌忠順之實又安有不孚于上下格于神祇俾世人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以暢父吾祖之澤於無所終窮豈不自於斯時乎汝其勉之汝其勉之

洗幼子文

分日月之末照以本汝之氣據瀟湘之上游以繫汝之形汝聰汝明汝所固有汝忠汝孝汝勿妄行視汝父之不得安其位則知所以修職業視汝父之不得養具志則知所以奉晨昏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主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吾既以此訓汝之兄矣汝其從兄而恭命勿使失墜以對吾生育之恩

頤旨

易者象也觀頤之象得所以養者焉初畫奇陽也上畫奇亦陽也其中四畫皆陰偶則虛而無間矣惟虛而無間故上下之陽升降往來而無窮然陽一而已

自下而上其一為上九自上而下其一為初九上九  
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以見凡在下者莫不由之矣  
養故雖在上而危而吉無不利利涉大川即靈龜之  
所在也而初九必取靈龜以為象何哉蓋龜者北方  
之陽物也屏氣似不息者其息深深養之至也未造  
不靈也若捨之而觀朶頤則惟言語飲食之知而已  
夫言語之出也飲食之入也乃頤之所以朶也既不  
能如龜之常寂默而不言語又不能致其慎而惟  
朶頤之觀則必至於有所耗既不能如龜之常冲氣  
而不飲食也又不能致其節而惟朶頤之觀則必至  
於有所傷既傷且耗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終身不  
靈也孰禦太元以養準頤初一日藏心于淵羨取靈  
根而測以神亦在外擇之深有得於此也此聖人所  
以抱一以為天下式

忘言

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之跡雖謹乎外  
欲言之意猶存乎中則天機自動人且得之况不知  
所持以至於多言乎惟忘言而不知所以忘乃可以  
入道惟冥心而不知所以冥乃可以忘言此之不圖  
而惟規規於頤舌之間亦未見其能全也全乎全乎

吾得所以全者矣幸矣夫

夙悟

聖人懷之而忘懷所以為聖衆人辨之而紛辨所以為衆聖乎衆乎將孰從乎既已知之矣而莫之擇則非智既已擇之矣而莫之處則非仁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衆人固不識而况世俗之陋乎易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關尹不云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擇之而明處之而安終也兩忘而化其道則幾矣噫勿情勿畫勿後悔而莫追

上梁文

伏以鄣之浙右雄為禮義之鄉宅據城而蔚有衣冠之族惟祖孫之三世閱甲子之一周人昌益見於詵詵棟橈每懷於慄慄用宏茲賁相協厥居其官念其構之相成廓規模而甚遠上稟慈親之訓奉以周旋下同愛弟之情因而改作哀諸山之名木選一路之良工曾不逾時亦既藏事門通駟馬知潛德之有開庭列芝蘭識鍾英之方茂不但忻懽之允賴且將福祿之咸臻棣華光映於承顏栢葉春生於獻壽里仁推美閩範昭隆子子孫孫永襲家傳之善年年歲歲常膺天與之祥某摠衆技以效功舉修梁而協吉輒



伸善頌以助懽謠

兒郎偉拋梁東占得青春歲歲同小井不能藏  
瑞彩常隨初日到庭中

兒郎偉拋梁南斗注長生分外添習習薰風來  
不斷更垂離照滿前簷

兒郎偉拋梁西萬頃收成正得時川陸路通無  
擁塞朝天從此上丹墀

兒郎偉拋梁北回瞻列宿環辰極榮光無數集  
萱叢長為高堂增喜色

兒郎偉拋梁上天錫休祥如影響甘露凝珠未

足奇人人慈順尤堪仰

兒郎偉拋梁下積善為基持廣廈子令忠臣常  
出生安寧和樂符周雅

伏願上梁之後綵衣愈煥蘭膳彌馨先後應塤篪之  
節和柔諧琴瑟之聲燕及童孺施于使令借一鄉而  
隆盛樂四海之昇平

留題昭平王氏來仙閣

王氏來仙名閣舊矣閣前拱北軒竹間翺風亭梅邊  
拱梅亭則予所名者拱北有軒而榜未立翺風有榜  
而亭未構拱梅亭榜俱未有也所費不多久欲自為

特以其家拘忌陰陽因仍至此主人好事後當成之亦足以助一邦士大夫登覽之勝

又

浩以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自零陵移昭平居此閣四年十一月七日自昭平移漢陽離此閣杜門循省凡十六甲子非上主之恩與天同造何由脫死炎氛生還膝下乎感涕援毫既見於此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二

雜著

書省恕二齋詩銘後

臨漳李大方幾仲既以省恕名齋又為銘為詩以見意可謂君子之用心矣夫詳於省人而畧於省己厚於恕己而薄於恕人此學者之大患也平君聽其言往往高出顏閔上謂曾子子貢為不足擬夷者其行而觀焉使當夫子之時於其來也不辭以疾則必鳴鼓而攻之矣况歆與及門之士齒乎幾仲乃能及此而用其心其所以省雖不予告予知幾仲夜旦之間

常默然念曰言果寡尤乎行果寡悔乎事吾親果孝乎事吾君果忠乎事吾長上果信順乎果不愧於天乎果不作於人乎果不為名教之罪人乎苦所謂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明言之人之情猶已也內之於家勿以所不欲施焉家其有不齊者乎外之於國勿以所不欲施焉國其有不治者乎大之於天下勿以所不欲施焉天下其有不平者乎始也於己猶有省也於人猶有恕也索之而可得終也未始有己可以容吾省也未始有人可以容吾恕也索之而不得也則由仁行矣三月不違仁且無得而名焉予知幾仲必有時躡躡以喜曰夫子之道果一以貫之也性與天道孰謂不可得而聞也天下何思何慮乎它日會面揖眉宇不待容聲信予言言之不妄

爲諸公作劉淮夫薦詞

朝散郎致仕劉淮夫故直史館彝之子樞密直學士陳襄之甥事父母極孝老於親者皆自以為難及元豐中為台州判官薦狀已有餘數更及一考即可改官緣父彼召赴闕不忍離左右遂不待任滿便乞侍養隨侍以去近監江寧府酒務到任未久緣母年八十七歲思歸宜興家雖甚貧不復顧祿即乞致仕奉

毋以歸郡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今方年五十  
九歲無屋可居無田可食雖水菽不充未嘗一毫有  
求於人凡此皆人所共知有迹可考者若其潛德隱  
行尤不可勝舉要之一本於孝而已東南縉紳先生  
交譽以為至賢而淮夫聞之恐悚退避但曰此乃人  
子之常行無足道也

書余清老

清老所造甚深所養甚高乃能埋光鏹彩曲與人同  
不問醉醒戲笑而已人亦爲之絕倒不知其於規矩  
準繩之內外果孰在也喙鳴合與天地爲合清老其  
度幾乎更數十寒暑想像此老而不可得然後知其  
有大過於人者雖然知與不知清老何加損哉清老  
聞之拊掌大笑

書毘陵後河興廢

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  
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  
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  
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  
公輔登第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為第二吏部餘  
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癸

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為屋及棄物水中由是  
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知給事中朱公彥出守於  
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  
矣今給事中霍公端文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  
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  
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  
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為時  
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嶠公葬州之橫  
民病瘠者取

其墳土服之輒愈今  
朝散即撰乃其孫也

為錢濟明跋書畫卷尾

某生晚不及識蔡公公之宰木既已合抱方於濟明  
家見遺墨四軸某雖不能書然當世士大夫能書者  
咸先之固知其筆妙與人稱也右君紫微錢公朝廷  
護帖之名卿鄉邦之先生也某從學時公既殆矣不及親  
炙以為師而與公之子通直為友因得觀公所書遺  
教經以想見剛風特操之髣髴右錢遺愛愛其人  
公書者愛其屋上之烏况鶴乎少游歎之良有以也始憐  
作為戲賦所晉卿以尚主之貴日在綺羅絃管之間而  
濡毫嬉戲乃皆風塵表物非其胸中自有丘壑何以  
及此右王晉卿所畫  
柳溪漁浦小景

為媵氏書女戒後跋

媵氏第六十今甫十一歲事祖母壽昌君如成人不  
忍頃更離左右壽昌常久疾有歎言聞之惕然誓以  
身代諷勸專屬詞媵而意嚴戒諭使令務篤於親而  
勤乃職其天稟不允如此某因取女誠書以獻焉庶  
幾朝力成誦以為姆訓之助異時有勉其夫以正教  
其子以忠與古淑懿相望於聲詩圖史之間者必吾  
媵氏也薦紳先生將曰毗陵張公之後不男有特  
操無媿家法施及女子亦賢美哉

書媵廉州墓銘後

予頃在廣西聞媵廉州治宜兵民諸公交薦不幸藩  
僚有出按本路者挾私隙以文致其罪既而朝廷知  
之遂復選用後數年予與其子嶧從容又觀鄉先生  
敏叔所作誌銘蓋信其有以過人而不克壽以顯悲  
夫於是為書此石以為詒後之助焉

跋陳居士傳後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揚公中立  
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  
也

為陸伯思跋韓魏公范文正公書後

某生晚不及識公元符末公之長子嗣爲大丞相某始獲登公門想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今嗣丞相亦亡矣覽觀遺帖祗益悵然公嘗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其言考其行事信乎能踐之也宜其廢牋遺墨爲志於古者寶藏如此

書待制張公詩刺後

故天章閣待制贈開府儀同三司張公在仁宗朝旣以功業隱然爲名臣乃歸休於毘陵之私第作詩以示其子自號知幸老人公歿四十八年大觀元年正月

公之孫垂稟於兄堅如晦墀而率其弟牧睿即圃構軒以便講學取公號爲知幸者名焉以謂公之知幸幸於遭時我之知幸幸於流澤幸於遭時又其已矣幸於流澤豈終以此自畫哉誓與兄弟奉母壽昌君外念先朝請付屬之意不敢暇佚以成其身一旦遭時允公之所未及爲者猶將爲之而無不可况其餘乎然則公詩所謂自脩清慎後事無憂者不獨在其子而又在其孫矣流澤之長未易以世數期也某雖愚方且拭目以待

致軒紀名

通仕郎張君堅與弟如晦墀垂牧墮齧既已遷其父  
提點鑄錢朝請公之柩同母夫人壽昌縣太君嚴氏  
葬於滁州清流縣安仁鄉之杜沛乃即祠堂規以爲  
軒問名於外孫鄒某某竊爲通仕弟兄所作事其親  
者自始逮終曲盡勤誠夫子所謂居則致其敬養則  
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蓋無  
一不備於是因其實而名之曰致軒然通仕弟兄皆  
以材識學行仰承流澤宜必光顯於世而朝廷之上  
方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自此出而事君人將致  
其身焉某雖廢處尚庶幾及見之

書孫氏棣萼集後

晉陵孫氏有高士諱世南者其祖母樂安君之父也  
淳化至道中與兄詒世寧弟世儀皆以文行馳聲同  
時薦于禮部既歸乃以志之所之形爲篇章如鶴鶴  
之首尾交應而弗違如墳麓之律呂迭奏而有倫編  
聯成集名曰棣萼非夫四人莫逆於心如四體不言  
而喻安能至此哉語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宜其子孫蕃衍宗族隆盛爲東  
南之所推仰然則是集非特孫氏所當奉以爲訓世  
世不忘允覽之者亦可以興起矣



跋漳浦李大忠微叔所藏書畫尾

嶺表歸來飯不足負郭有田多未贖何當實劔成此  
謀耕遍雨餘春雨綠右戴松牛

王荆公嘗言安惠周公與其弟越皆以能書爲世所  
稱每出輒爲人取去此書蓋亦爲人取去者不知傳  
幾人而微叔得之右周越草

錢塘方鏤聖俞詩爲新集遠方得之猶知貴重况聖  
俞所自編以贄當時公卿者乎微叔不寶珠玉而寶  
此編固其宜也右梅聖俞詩

漳浦李大忠微叔與兄大方幾仲皆從山谷遊得書

不知幾何必謹藏之微叔歸自中都道由晉陵出此  
集示予且曰此乃山谷爲葉尉時所書也然與子平  
昔所見絕不相類豈其少年作字若此而晚年異此  
乎必有能辨之者右黃魯直書

書與墨工張處厚

予用張處厚墨久矣而未之識一旦處厚踵予門問  
其家世則谷之子遇之孫也昔奚氏以墨顯于江南  
而遇妙得其法至處厚益恐墜其家聲不汲汲於利  
售尤爲可尚云

先生言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為要切

脩學易進道難何謂進道慎獨是也

某為諫官祇是說理不繳訐

為善如着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為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與言多諂

言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言非自口也巧言令

色徃徃入而不知

過相褒美便入於巧言輕重須合宜

范丞相平生兩稱引奏對止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

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

丞相云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雖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

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氣節純古之氣也

達於命者不以得喪為休戚

思慮不清便乖慎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為本舍民

事無可為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於俗人下至一家亦只如此厭俗事皆生於怠惰清虛澹泊皆繆悠之辭試問清虛者不瀆衣食乎能不與人接乎有此二者既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

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為善有二成直心為善或著姦為善大抵有山林氣即佳寧使人道村不可使道姦

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教雖有濕惡軍士自不然也

雜說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易訛多如此者直其敬也方其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所謂大也

養生而不知其主非善養生者也故此篇之旨始於緣督以為經而終於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當作一句如之何猶云奈之何事至於言如之何如之何固已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哉

有焉者借人乘之蓋史之闕文也孔子初猶及見後則忘矣文又且不傳况其意乎君子於其所不知故不可不慎也

斯者有所指也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亦必有所指矣將指其心而言乎惟先自信於心然後可以取信於人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絕四子樂皆記所見者之言然非深知孔子安能及此

南明而北冥人之所知也南北皆冥人之所不知也冥豈可以他求哉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矣易曰無思也無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自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矣九十段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以易與天地準也所以知幽明之故以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所以知死生之說以原始反終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以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所以不違以與天地相似也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以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所以不憂以樂天知命也所以能愛以安土敦乎仁也所以神無

方而易無體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此以釋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言出於口初不下帶可謂近矣然而道存焉可以世為天下則其指豈不遠乎

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

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自強

張子房之智所謂行其所無事者也

天地者形也乾坤者使形者也陰陽其形形者乎元亨利貞每一德各具四德若不具四德其一德亦自不成乾之六爻惟舜備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當如別本直曰其次畏之侮之蓋迹雖畏之而心實侮之故也

自私覲愉愉如也以上乃孔子之所獨者自君子不

以紺緞飾以下則非特孔子而已允君子皆當如此故不直曰孔子而必曰君子與上文異

孔子於群弟子中惟於顏淵曰不幸短命死矣於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蓋惟此二人乃可以言命故也若仲由之行行不得其死然豈足以言命哉

隨所居而安者廣居也隨所立而宜者正位也隨所行而通者大道也能居廣居然後能立正位能立正位然後能行大道

居其所謂德也為政以德則為君而得君道矣居君之所者也而人亦各得其所焉中正無為而已不

與下同德其居其所者乎

為周南召南如為學為道之序學道之序與於詩學詩之序始乎為周南召南

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以人助天也助如助長之助為人君之道盡於乾卦為人臣之道盡於坤卦亦在體之而已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二

道鄉先生鄒忠公六集卷之三十三

雜著

襄州鈴鐺王餘慶以其所斲琅韻琴示予為銘

有薰其風有遠其志比隆舜文天子在位厥惟中和  
不復殺戮將軍歌變為曲合天者天豈師于今  
於無絃中而不琴萬籟並作琅然其音日月老矣  
孰知君心

座右銘

先君之喪既祥除念無以贖不孝之罪勉率諸弟稍  
就術業於是靈第作銘以置其座右嗚呼嚮年既壯

身則孤痛九原之難作常隕血而號呼焮炎涼其  
再序報罔極以何如嗚呼一田以足爾之食有屋以  
寧爾之居曾不以寒饑暴露窘爾之心兮舍為善而  
曷圖嗚呼志難成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訓以  
夙夜無自畫於頃臾聲載寧而遠鶩煥祖考之規摹  
彼聖賢之人亦人而已庶以而此為徒

晚蓋銘

嶺表東西竄必罪大汝竄而居於今為再垂衣在上  
朝廷清明汝罪莫掩汝則當刑祥風翱翔協氣洋溢  
六合一家瘡片  
汝餘生念汝往咎往雖莫追

來或可救其惕其厲其慎其思以汝覆轍以作汝師  
明神聽之皇帝憐之俾歸奉親汝身其寧之

古銅鑪銘

十月十八日子生日也男柄走家僮持壽香與古  
銅鑪來獻其面如盃其形如鼎用以炷旃檀起自  
膚寸而彌滿六虛於予心有會焉乃作銘曰

天地氤氳山川出雲油油藹藹郁郁紛紛六合為巨  
未離其內兮但見薰然慈仁漠然無分過此以往夫  
孰得而名之

二銘



予偶於江濱亂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遺也其一曰莫鈞磯其一曰下鷗臺既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 莫鈞磯

悠然而遊驟然而笑強爲之名其鈞莫鈞

### 下鷗臺

藏乎無端審乎無假何以信之鷗舞而下

蔣彥回出所藏雷式琴求銘因爲之名

柯桐梓漆道通爲一焉不同由此途出物有所然

孰知其然

其由則全我思古人無古無今

復其見天地之心賢哉回也式如玉式如金金玉爾音惟昭氏之琴

### 甘泉銘

祁陽邑城之北有泉出焉贍足一方不知幾年矣零陵蔣滯恨元次山居浯溪去泉纔五里許又數數往來訪尋山川之勝見於文字何所不有乃無一言及此遂以語予而屬銘之銘曰

山下出泉其甘如醴井冽而食大國百里莫之令而自均民到于今受其利雲行雨施自今以始水不可以終止其孰能止之

天保松銘并序

衡州華光山實衡嶽之南麓有松傑出盤礴雲表  
晉陵鄒某嘗以問長老仲休曰方法堂佛殿鼎新  
之時他山之木尚入繩墨乃不以此爲材耶仁曰  
自合抱以來睥睨其旁者踵相尋而至豈特吾寺  
之人哉但以適當天子壽山之前故不敢運斤耳  
因告之曰若聞天保之詩其比物以見意必曰如  
南山之壽而以松栢之茂繼焉今山前之松可謂  
茂矣宜以天保名之仁請著以示後於是乎銘銘  
曰

山有喬松在南山之陽巧匠觀旁莫之能傷匪以此  
爲不材可以全生得極其高大惟時太平薄海內外  
罔不稽首歸美以報如松之茂惟此獨也正能長且  
久勿伐勿敗祝聖人壽

澹山尹文老畫像贊

有時皺聚雙眉有時笑開雙臉澹山不解謾人一任  
諸方點檢

書喜

役者濬應感泉一二尺許乃於亂石之下得蟹一枚  
予自放湖湘以至踰嶺不覩此物四罕矣亂石之下

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  
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  
立可待也於是乎書

感應泉銘

昭平江水不可飲飲輒發瘡日用汲井乃在二三  
里外又石路崎嶇當風雨寒暑時尤以為病忽於  
所居樂川之上仙宮嶺之下有泉出焉甘涼瑩徹  
一邦之井無與比者因䟽道為小池日得四五斛  
用遂有餘而人不勞名之曰應感泉銘曰  
有穹其山有澄其淵勳惟厥時以出斯泉惟泉沛然  
莫遏其源戒感我應其來自天

傳神自贊

汝為臣邪弗得事君汝為子邪弗得養親與世作戒  
莫汝比倫汝惟自新日以省循尚庶幾迷而悟屈而  
伸無愧乎古人

洞庭之南蒼梧之北鴈不到處莫汝心惻有覩斯顏  
有延斯息何以酬恩皇恩罔極

忠愧屈原才疎賈誼仁聖當陽自取投棄挹彼湘流  
濯茲罪累厥惟後圖以對天地

知幸軒銘為從外祖作

八十二歲外祖既成知幸軒以休奉親之餘日外甥鄒浩乃推本尊意獻銘於座右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可議汲汲以報亦豈他求權衡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強親喜而安惟身亦疾親憐于顏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於此能欽愛身為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道鄉贊二首

青草黃茅破夢東阡西陌年豐長與老農擊壤不知身世窮通

昔時吏部侍郎今日道鄉居士畢竟這箇是誰一任更安名字

歸愚齋銘為陳公晦作

墮肢體黜聰明脩曾中之誠而勿嬰以成其身以順乎親歸歟歸歟雖智天迷矣柴也愚回也不愚又惡得而強名

焚香石銘

一鉢煙從此出徧十方能事畢

普融閣即平老嚴小閣於丈室之左為人稍間

北歸過平平請名於是名以此

前身善財後老平善知識處靡不到十信生行回向  
地等覺妙覺諸法門一法門中義一句須彌聚筆海  
量墨亘未來際力書寫未來可盡寫不盡何況六位  
一切法一一算論莫能及老平於此不思議第三手  
把龜手筆一刹那間能事竟一一微塵出經卷三千  
世界微塵偈一四天下微塵品龍樹傳持所未曾悉  
在而今輪字裏字字無增亦無減四十二字誰舉偈  
大寶蓮花忽開敷帝網重重清淨土十方三世佛菩  
薩一時集會作證明彌勒辨說巧稱揚文殊師利欣  
按頂日用從橫日日新此身普賢身內現若人欲識  
老平身即是毗盧無盡藏

蓮華經贊

晉陵士張仲劬躬寫妙法蓮華經為寶塔凡九層以施感慈禪院長

老了那于至那室得而未見為之贊云

心為工師筆斤斧巧取蓮花以為材願力基構次第  
崇一刹那間能事畢菩薩衆星佛孤月皎然出現此  
土中種種說法利群生一一慈悲大方便如父誘子  
出火宅如主導商移寶城如雨灌溉藥品殊花實根  
莖同一長獲普門通靡不應道與非道對病藥過現  
未來佛所說不增不減悉如是寶積如來為證明葉  
爰巍巍分半座此塔彼塔兩現前非一非二叵思議

誰將手擎至感慈八萬四千真塔樣無礙光從無縫  
出徧非非想無間處疑情照脫罪垢空同證一乘無  
上覺有如不信視龍女八歲何知頓成佛時不待人  
勿後悔速向塔前勤懺禮

書合論後

華嚴佛菩薩悲智咸徧周廣開方便門主伴互酬請  
於無言說中說法無數量我讀誦思惟獲從信根入  
闇逢照世燈病遇雲山藥無價大寶珠衣內忽然得  
願盡未來際滿足普賢行一切導師前一一興供養  
一切衆生前一一作利益持經繼有人悉冀同我願

書楞伽經後

牟尼淨虛空大慧舒光明森然萬象形有目咸欣覩  
疑解二俱脫一切本如如一一楞伽山演說修多羅  
稽首方便慈功德無窮盡我今如是了是為報佛恩

支離疏贊

支離疏形若斯看雖醜世莫訖外非譽忘盛衰遊人  
間常自怡使形者亦如之德不德至希夷與萬物妙  
相宜聰且明焉能窺掛壁上群兒嗤兒勿嗤斯吾師

陳瑩中畫像贊

鳳閣鸞臺何許天涯地角周遊之老老而益壯超然

一段風流

又

了了了時非了非非處處何非要識此翁端的試看  
筆下形儀

東坡橫策像贊

東坡未作僭耳行此相已入龍眠筆大海中央誰與  
鄰萬事一條橫柳栗

雲溪文慶長老畫像贊

不選在在處處長是哆哆和和飯了要睡便睡了  
要歌便歌呵呵呵呵且道一把茅下翁子三家

村裏老婆相去幾何

集經文為要訣集黃庭語

黃童妙音難可聞若得三宮存玄丹中有童子冥上  
玄回紫抱黃入丹田閉塞三關握固停三氣右回九  
道明恍惚之間至清靈散化五形變萬神千千百百  
自相連共入太室璇璣門三老同坐各有朋高拱無  
為魂魄安玉篋金籥常完堅內守堅固真之真真人  
既至使六丁內挾列月列宿障物物不干恭而平百  
二十年猶可還使人長生昇九天清紫霞虛皇前

天寧節開啓文

伏以電繞虹流將屆誕彌之節雲從星拱咸輸欣載  
之誠用嚴西竺之因仰助南山之壽恭惟皇帝陛下  
參兩議而在御遵七聖以存心有為率本乎大中無  
外普霑乎霈澤光動老人之瑞昭符寶曆之昌式構  
熙辰敢伸虔祝皇帝陛下覺慈敷佑靈貺並臻於萬  
斯年常道尊而德貴則篤其慶配地又與天長其官  
等伏願協輔丕平共膺純嘏允託照臨之內舉蒙亭  
育之恩

天寧節罷散道場文

天德出寧式構于齡之會臣能歸美虔伸萬壽之祈  
惟妙應之潛通宜悃誠之昭納恭惟皇帝陛下懋建  
皇極丕隆聖功殊恩浹洽於華夷協氣充盈於宇宙  
慶集誕彌之節歡騰普率之心憑仗勝因增崇睿筭  
皇帝陛下伏願乾行不息離照常中奉七廟以承休  
遠過山呼之數攬八方而在御長居星拱之尊某官  
等伏願多福荐臻元勳益茂允依覆載永賴生成臣  
無任

功德疏右語

天隆寶祚運屬真人光臨震夙之期恭致壽昌之祝  
伏願慈雲廣蔭慧日增明萬八千年位軼天皇之數



三十二應常符妙淨之心所集善因並資聖筭

欽慈皇后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仙馭不留閱歲時而浸久真乘可仗嚴像設以  
輸誠恭惟欽慈皇后德協天心祥開聖祚詒廟社無  
疆之福形邦家不世之風今皇帝敬愛兼隆晨昏是  
念虔奉能仁之教用伸感愴之情欽慈皇后伏願妙  
盡諸緣迥超十地今皇帝伏願躬膺壽曆坐擁神釐  
允居覆燾之間永賴中和之賜

欽慈皇后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神入希夷雖莫容於智測道周普率猶可冀於  
誠通恭惟欽慈皇后妙合柔坤誕生元聖闈宮闈而  
肇慶浹海宇以流恩今皇帝追念劬勞深懷怵惕式  
屆上賓之日夙嚴秘簡之儀欽慈皇后伏願永悟真  
筌常居淨樂今皇帝伏願功崇德鉅地久天長坐令  
有截之區均享太平之福

青詞

伏以大道無私雖不偏於庶物至誠有感乃自格於  
靈心輒忘允陋之微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昨居諫  
省妄論中宮投荒嘗抵於新州遇赦亟還於舊職因  
仍踰分忝竊從班方得請於鄉邦忽再流於湖外詔

書之所誕布告命之所敷宣竦動一時誼傳四海載  
惟罪戾分甘兩觀之誅仰荷寬慈僅比三危之竄迹  
其僥倖豈易名言但臣母氏之年浸高今則母子翻  
成異處仲弟之疾未愈今則兄弟不得相依晨昏遠  
阻於承顏藥食迥難於注目以此夙夜未免憂惶惟  
善貸之俯加憫愚衷之甚切密回帝意灼見群情深  
明章疏之是非悉究罔誣之本末庶蒙矜宥早獲旋  
歸不山自新敢少衰於忠孝餘年未盡誓無負於生  
成仍願舉族親姻並霑福祐

伏以道莫貴於長生福尤先於上壽必繫天助乃協  
心期用輸澡雪之誠仰勅穹窿之鑒伏念臣母張氏  
年踰耳順德盛壺儀緣臣忽被憲投既久虛於祿養  
顧臣無由迎侍仍遠托於鄉居遠離荐閱於春冬省  
定未諧於夙夜言念倚門之望不勝陟屺之情適屆  
誕辰豫伸虔禱惟俯從於願欲冀顯錫於休祥俾慈  
親常保於康寧而舉族咸依於庇蔭肆及拘留之賤  
深憐悔罪之勤早使旋歸曳綵衣而就側席同長幼  
奉蘭膳以承歡永對殊恩敢忘虧已

伏以大道難名雖不容於智測至仁易感猶可冀於  
誠通輒忘螻蟻之微敢冀乾坤之造伏念臣本無器

識進偶明昌蒙哲宗親選於稠人由常調遂登於諫  
省勉思報國安敢謀身屬元符立后之初於崇政抗  
章而論輕觸忌諱重取竄投旋逢今上之續圖還以  
舊官而召用入叅廵列出典大藩方欲布於寬條俄  
復聞於謫命壬午秋孟但安置於湖南癸未春殘又  
斥居於嶺表惟茲平樂無異新興乃瘴煙尤甚之邦  
跼形影循愆而處去常州往返不啻萬里遠老母晨  
昏又已四年偶未隕於餘生已數更於大赦重念林  
房之赴訴蓋求誣旁之昭明謂臣所言其事不實迹  
雖遠矣心猶皎然追惟當時奏御之三章並無殺母

取子之一字不知此跡撰自何人肆形醜詆之言檢  
出顛危之禍致臣該登極異恩之後尚遜遐荒使臣  
居元祐姦籍之中亦稱朋黨推原本末良有因由雖  
巧爲構陷之謀人誰敢議然隱在幽冥之內天必盡  
知儻非控告於穹昊何以獲伸於冤枉謹擇下元之  
令節是爲生日之前期瀝膽書詞望雲徹聽恭以包  
函之有素尤於相協而無私俯賜哀憐曲垂昭鑒感  
悟聖君之美意灼知偽疏之深情放釋拘攣早奉日  
邊之命旋歸省定永承膝下之歡况臣數年以來累  
已具章上奏懼精誠之未達靡夙夜之遑寧願喋喋

道鄉集卷三十三  
一至於斯庶高高亟從其欲誓堅晚節仰對閔休

壽寧寺藏殿設供文

伏以妙覺難窮固莫容於擬議慈光不斷常普利於冥蒙惟頓悟於上乘乃深遊於法界伏念某浪從多劫迷失本真緣投竄於昭潭適密鄰於梵宇仰惟三藏力求甚秘之文不啻二年洞究玄嚴之旨十會豈離於當處五門元在於初心塵塵剎剎之徧周一一里重之示現毗盧無說而說廣開中道之根源善財不行而行盡見南方之知識莫非巧善普為群生夫循省之餘獲入融通之奧是為希有已徹障於菩

提來作證明更出形於舍利慈蒙恩宥偶脫炎氛因寄徑以言旋用潔誠而脩供十方淨土俄布滿於香雲一切道師益滂流於法雨誓同行願永託護持

追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四

墓銘

楊都曹墓誌銘

永康軍錄事參軍楊君既卒之十有五年元祐元年也其兄無爲軍無爲縣令處忽卜以十有二月丁酉葬其母夫人孫氏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原先塋之右吉舉君喪從焉且命其子書思以榮陽鄭君佶之狀屬其銘其與書思交善義不獲以不敏固辭於是論次其事而銘之君諱慶厚字純甫其先漢州綿竹人後徙居江都今爲江都人曾大父允恭西京

左藏庫副使康州刺史贈左監門衛大將軍與其兄  
允升弟允元有功太祖太宗時事載國史大父告諫  
議大夫當仁宗時爲名臣父閱大理評事景祐慶曆  
間赫然以文擅譽君其仲子也寶元初諫議以祀南  
郊恩奏補郊社齋郎爲婺州浦江縣尉秩滿主楚州  
准陰縣簿會親嫌者對移亳州永城後爲永康軍錄  
事參軍薦爲者應格當改官久不得代而疾作不起矣  
時熙寧四年五月初二日也享年三十有八君早慧  
非常童比諫議捐館恩加秘書省校書郎不授推與  
其弟處廉識者竒之蓋其天性之厚成人或不逮也  
在浦江時年少耳若老於治者俗有幸民以此賞自豪  
市姦吏爲欺謾以避徭役滋久君察見其情令罷去  
攝其政即日按其比居痛繩之使徭役如法一縣悅  
服永城直往來之衝客有挾貴撓公者君一待以理  
不少屈其他與在淮陰如在浦江時永康地控威茂  
守者皆武人君雖參錄軍事實於兵民之政無所不  
預守者賴以稱治疾革矣火發民家連延迫公督君  
扶疾救完之衆每以爲不可及嗚呼以君天性之厚  
又強明勁正奮不顧身皆有以過人若假之年砥礪  
停畜允臻大成然後發之於云爲之際則其所詣豈

易量邪不幸不壽以死可哀也已娶孫氏今朝散大夫致仕琬之女子男一人懋女一人適鄉貢進士仲彥明孫男三人京卞充女一人銘曰才信美兮壽則嗇鬱其苗兮秀不實持所以兮恍誰詰與蒼珉兮閔幽室

孫壽朋墓誌銘

元祐七年春大雪長杜令孫君壽朋久疾方愈冒之以視防列又走鄆陵境上集其吏民議積水之利害回環累日且不時食飲於是疾作以歸至四月二十八日不起矣自官府問井雖不快君者亦莫不齎咨

出涕其田間老稚相與泣歎曰天奪我賢令其家卜以六月八日葬君于汝州襄城縣孟陵之先塋既吉謂僚友中與君厚莫如其屬銘諸墓嗚呼異時從容君必語其平生無隱情始以爲偶然今而思之豈偶然邪君諱安壽朋其字也其先趙州平棘人徙貫潁昌之長社至君蓋三世矣曾大父澄贈工部侍郎大父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工部尚書父昂左驍驍使帶御器械贈左金吾衛上將軍御帶捐館舍恩適及其一子朝廷祿其功特許君與兄廣分受之穎差使于三班已而試經術異守換太廟齋郎且調蔡州

西平尉邑故多盜未幾犬不夜警部使者以其捕獲  
聞遷令錄視其品爲息州清河縣尉廢罷改長社尉  
考滿用薦者轉宣德郎時從父兄康簡公以吏部尚  
書薨于位還長社上悼之遂命君就知縣事穎昌京  
西一都會其封內皆劇邑惟長社刺史在焉又占籍  
多巨室故前數十年未有以美政聞者君之來也耆  
老相賀曰此前日賢尉也使戎露粟而積開戶而眠  
舊矣我其受賜益大矣君旣攬印則以民爲身以國  
事爲家事曾不以貴賤踈戚貳其心歲嘗大饑衆以  
赴訴履畝者承風旨抑之於其常稅僅蠲一二君憤  
然直于府安撫使資政殿學士曾公孝寬主其議於  
是奏行之且廣及四鄰又有意在圭田而故疑訴之  
妄者君乃先自蠲其所當得以折其謀方復差役之  
初法未畫一輒叅俚俗以潤澤之或譏其非是比法  
成悉與君合郡縣方且紛然更張而長社固已按堵  
久矣君奉詔令不束於文而惟其意釐正版圖逆絕  
姦倖民造庭下每每訓諭其怙終不悛乃寘于刑苟  
不必逮證不食頃留也一方以君爲著龜權衡輸送  
自集獄以清簡初鄉戶置長以督其賦一切取辦往  
徃破產代償故例以上戶爲之至是遂不復爲重役



與他邑異時夏秋吏斂民以規利謂之乞局稍不從輒患生及君治効弗獲逞其俗遂草郊野間莫識吏面吏亦迄用不觸上位嗔始雖側目終更德之民既挽君再留逾年又豫憂其去走闕下就請通判府事君謙慎初不以此自多然名聲四馳千百里皆知長社有人其訟至有叩監司以來君決者罷圖閣待制陸公佃自鄧入覲躬欲訪其治術而君死矣士大夫道其境見其民之聚泣爲之嗟異君羈貫即有志自建立執經從師寒暑風雨不少懈康簡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令器也其與人交樂告以善惟恐其疵瑕其愛民出天性疾革與朋友談莫非民事一不爲身慮旣死篋無裳衣斂葬之具賴賻祿以濟享年三十有七官止右通直郎前娶魏氏至是祔焉後娶劉氏男三人憲慤愈女五人長適進士李紆餘未行母陳氏老矣無以爲養諸孤眇藐無以爲長計其異母兄弟與其族人惻然任其責曰我輩在忍使失所銘曰環地百里孰不分民視民如已有賢孫君君久于位我作我止曰非我私仁聖之意惟此下民實天耳目民父母之天胡不福不福以逝民以怨言蔚其後昆尚克高門

李府君墓銘

趙郡李友直伯益與其弟友諒仲益友聞季益皆以  
文雅知名號爲三益余心嚮之有年矣後與季益同  
登進士第又與仲益同官于襄陽始深得其爲人蓋  
詞學趣向犖犖可畏而不可及余雖未識府君固知  
善慶之所鍾義方之所成此其効也是時季益奉府  
君爲岳州沅江令秩滿仲益迎侍以還余適禍歸不  
及見但聞幅巾杖屨歷訪昔人之遺蹤上下山谷步  
履輕疾襄人初不知其爲八十歲老人也莫不歎仰  
以爲福祿未艾然明年紹聖四年四月丁酉府君逝

矣諸孤護喪至杭荆卜以五年十月某日葬錢塘縣  
欽賢鄉之馬鞍山狀其行屬余銘夫銘以信天下後  
世大事也仲益弟兄聲稱籍籍所與遊皆當世名卿  
大夫不以是託焉而屬於余余曷敢辭於是叙而銘  
之君諱恕字貫道世爲開封酸棗人至君葬親于白  
兆山遂爲安州安陸人曾祖弼祖德升皆晦迹丘園  
以經術教授考其始以進士起家而守正不屈阨於  
小官最後爲隨州隨縣令守將欲以薦狀易其善馬  
毅然謝曰馬久勞之不忍中棄遷官不願也未幾投  
劾去以卒君天資篤實口無二言其德似之故能以

終鮮之孤克成其家方十許歲族人有不得意於長  
上者規欲害其所愛之提孩念莫能致則以毒藥授  
君曰夜卧密置其口中君受藥惟謹比入門即棄之  
如是三四族人驗其不爲用引它事捶苦之君終不  
言它日內外稍有知之者相與歎曰是兒有陰德詎  
可量邪君少嗜學於書無所不闡旣孤不復事科舉  
逮有子秀拔絕人顧可以成其志即千里資遣以從  
師友雖貧甚不少懈已而二子相繼登第迎君宦遊  
殆十五年所以奉養甚適人士榮之且曰爲善之報  
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果如此夫人朱氏安州落鴈  
太傅之齋前君七年卒君今葬所即其兆也子男三  
人即友直友諒友聞友諒宣德郎友聞集慶軍節度  
推官知唐州湖陽縣事女二人長適贈宣義郎劉興  
宗次適西頭供奉官劉震早卒孫男十四人彥開餘  
考女十二人重孫男一人君於五福備矣可以無憾  
惟潛德隱行不與耳目期者世豈得而盡識然推其  
十許歲用心則老而彌邵可知也故於其屬續也言  
語氣色如常日於其喪之至也杭人識與不識爲之  
咨嗟出涕銘曰曰高匪天曰厚匪地方寸之間天地  
所寄有如府君孰使而然受藥即棄竟於童年篤於

初心以壯以老如有始焉至于合抱天地知之願相  
其身其身弗有壽其後昆八十一年數則有盡有子  
如此無窮之慶

### 華元吉墓誌銘

君華氏諱申錫字元吉世爲常州武進人曾大父宏  
贈大理評事大父叅故太常博士父直淵故壽州下  
蔡縣主簿下蔡君有子四人君其長也稟賦純篤表  
裏一如自其童幼即喜問學旣長博通深造爲流輩  
所推熙寧以來朝廷作新人材專用經術炳然與三  
代同風而吾鄉之士繼踵興起以顯赫乎當世者視

天下爲最盛君於此時乃累詔不偶人頗咨惜之君  
不爲動曰我知修己而已以此紹箕裘之業而爲子  
孫亦是矣心復何憾下蔡君久疾卧家其仲子申甫  
方擢第仕四方叔季又從師友讀書獨君朝夕侍左  
右凡可以順承其意者雖勞苦之事勇前不憚也下  
蔡君旣捐館母夫人鄒氏年益高君奉養尤竭力君  
歿久矣夫人或事不如意則必泫然歎曰吾兒在寧  
有是邪娶陳氏故尚書屯田郎中傅之女子三人齊  
彥章皆篤學有立志而彥早卒君年四十有一元祐  
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後十有三年元符元

年八月某日始克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某村之原  
其孤謂予與君親好隆厚屬銘君墓銘曰學以誠其  
身孝以悅其親謂當獲於上以充其志而迄不俾鳴  
呼已矣利其後人

提點刑獄崔君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天子既嗣位妙簡峻良助隆初政而朝  
奉即嘉興崔君適孝立實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召  
爲尚書戶部員外郎道病十月四日次常州無錫而  
卒享年五十有二母壽光縣太君沈氏垂老子傳世  
尚幼三女皆未行諸弟舉進士未第弟之子以貢賀

奉表霑恩未出官上下內外賴君以濟而君逝矣聞  
者悲焉其家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某日葬于杭州  
臨安縣靈鳳鄉某所之原其弟适太學名士也以君  
行狀來求銘曰君諱仁授之曾孫國子監丞諱伸之  
孫歙州婺源主簿贈朝散郎諱敏中之子初學即崇  
義理不務詞章會神宗以經術取士遂登乙科調宣  
州宣城主簿朝廷方選教官委國子監考所業以聞  
君進詩說十卷丞相王文公稱之擢爲夔州教授夔  
險遠難侍親以行辭不赴赴宣城用薦者遷杭州於  
潛令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袁州分宜縣尋丁朝服

憂服闋知穎昌長社縣戶部奏留爲校法官又留驅  
磨文字就除幹當公事會哲宗復遣常平使者遂使  
淮南西路主義者懟不嚮已降通判定州久之事明  
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辭以母老改江南西路就除  
提點刑獄再娶皆殿中侍御史錢公顛之女長贈德  
化縣君季封德清縣君君事親孝交弟睦行已待人  
一本於義朝散貧甚鄉有高其節者出緡錢數百千  
助畢婚嫁其名雖貧其實非也君既終喪乃力自儉  
約月儲半俸償之必其受而後已少年登科聲動輦  
下公卿爭欲妻之以子不就日以貴富偶貧賤肯屈

事吾親哉錢公方斤監秀州稅乃自請婚焉又取  
其季以繼其室諸弟試有司不利往往連日咨慨若  
無所容至其紉爲通判則怡然修職如州縣時在宣  
城復圩田在於潛去猾吏民到于今懷其賜繩姦不  
避要權薦士必先寒遠與人交久而益固聞人善不  
啻如已有自宣德郎再遷至承議郎不磨勘者八年  
或問其故曰嘗夢官至朝奉母老矣幸少延以奉甘  
旨已而覃恩自遷其官乃泫然歎曰終於此乎後數  
月果不幸其生平可知者如此其惟恐人知與人不  
得而知者可以推此槩見也念非銘得所託則無以

信後世敢請嗚呼若孝立者殆庶幾所謂躬行君子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者歟某何足以銘之然某  
不敏孝立取以爲友有年矣去年北歸過贛上相見  
驚喜且曰自子竄瘴鄉吾母日誦佛書祝子無恙然  
則孝立雖不可作所以慰其母夫人無窮之哀思者  
敢不勉爲銘邪銘曰孰不戴天孰不比人孰無愧忤  
以立其身安于躬行是謂君子將聖不亡我知其與  
顯豈在位傳豈在嗣昭如列星庶其在此

孫君墓誌銘

右諱惟吉字正之遠祖潛五代時爲武進今而卒子

孫因家焉遂爲武進人自曾大父以來皆傳一子且  
不壽君之父幼孤而貧外氏欲嫁其母毅然止之力  
修子職以成其家君甫數歲知父孝如此於是以家  
事自任曰豈宜復累吾親哉比長貲益饒裕所以致  
其養者無不如意迄于壽終與人通財雖嫠婦稚子  
未嘗一毫非義曰人縱可欺如吾心何里有急難賴  
君以濟不知幾人初無德色視子孫可教者悉遣之  
學闢館聚書負延高士以充養其才故其子谿以文  
學行義名于東南貢于禮部且將顯用于世其餘若  
孫皆刺厲有立志晚奉釋氏其篤苟可以致其誠者

無不爲也一日忽不食條處後事後三日沐浴戒諸  
子曰五鼓寺鍾鳴亟告我及期索水盥手合掌而坐  
良久就枕則逝矣實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十有九日  
也享年七十有三娶符氏前卒子男五人長即谿也  
次谿裕裕谷女六人適談淵潭元康江通蔣中羨張  
郭陳中行孫男七人蒙亨謙亨豐亨渙亨知微知彰  
知柔孫女五人谿等十以明年崇寧元年正月四日  
葬于縣之懷德北鄉平岡村夫人符氏之塋走京師  
求予銘予與谿交善不得辭銘曰不恤其身以安其  
親不專其利以其成義有豐其報其子則賢君也

亡以永其傳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刺史賈公墓誌

銘

元符初元哲宗皇帝躬攬之六年也廷見文武之士  
殆無虛日拔其尤者以隆治功於是皇城使威州刺  
史賈公自權發遣河東路兵馬鈐轄召對大合旨超  
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刺史權管當侍衛親  
軍馬軍司公事舊城裏都巡檢使一時將帥翁然聳  
慕以爲遭遇之異有如此者三年春哲宗升遐選爲  
山陵都護時公疾殆矣不辭而行遂以三月二十九



日卒于河南永安之寧神院天子聞之惻然嗟悼遣  
內東頭供奉官宋某護喪以歸且敕葬事官爲應副  
特贈雄州防禦使官其二子又擢其長子爲閣門看  
班祗候錄其季女之夫爲三班借職常賻外加賜白  
金千兩絹七百所以恩卹甚厚其孤以明年建中靖  
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開封祥符馬店村而承  
議郎前權通判蘭州軍州事俞君次夔狀其生平曰  
公諱岳字民瞻世爲開封人曾大父真大父信皆不  
仕父順以公貴贈左屯衛將軍母李氏追封安康郡  
太君繼母李氏追封淮安郡太君公生而警穎不爲

兒童事父母異之謂必能起家讀書略通其義酷好  
弓矢擊刺未冠已志如成人一日慨然嘆曰大丈夫  
當自奮立不然何以顯身揚名於天下遂勉從戎以  
騎射稱不數年遷行門元豐初神宗皇帝臨軒選才  
武遂換內殿承制爲慶州荔源堡兵馬都監瀘州夷  
獠叛朝廷委環慶路副都總管林廣經制其事廣首  
辟公爲先鋒將深入蠻徼通江門取隘口糧道無阻  
討蕩巢穴幾得乞第斬獲三百八十級帝嘉其勞特  
轉西京左藏庫副使仍以袍帶介冑槍牌茶藥賜之  
除河東第三將未行權京西第一將留駐于環慶路

久之赴河東任河外準備牽制蘭會賊馬逢西賊于  
明堂川俘馘甚衆就除第八將轉莊宅副使哲宗登  
極覃恩轉右驥驥使改西京作坊使今大丞相魯公  
以龍圖閣學士帥太石 奏充準備將領從副都總管  
李浩行逢西賊于滿滿浪舒羅羅易擊走之復爲第  
三將改第七將從知府州 克行統制入界至橫水  
川青魚河斬獲七十九級轉內園使就遷權本路兵  
馬都監兼第一將紹聖初轉東作坊使再任入界至  
青岡嶺越祖平埋迎三岔斬獲四十級特轉宮苑使  
尋總領先鋒至崇馳巷左監軍司逢西賊力戰斬獲

一百七十級焚蕩族帳器械倉廩尤多四年春西賊  
數萬圍麟州神堂寨甚急公亟擁騎四百出援且令  
漢蕃士卒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畜養爾輩正以  
待一旦倉卒之用今雖衆寡不敵豈可坐視衍不救  
吾誓以死報國莫不感激奮勵爭前徑由屈野河川  
楊家墓行五里許回視河西沙塢子染接谷青草會  
則賊騎已不可勝計公因念韓信背水陣以取勝乃  
據北攔道坡嶺上使四無所向人人用命自旦至暮  
相持不決公矢一發中酋領應弦而倒衆即遁去重  
圍遂釋是日微公神堂破矣帝聞而嘉歎亟以袍帶

槍牌弓矢茶藥賜之特轉皇城使又加威州刺史援  
築葭蘆寨至吐渾河掩蔽真卿流賀羅峯沒軍流斬  
獲三十二級牛馬橐駝千數葭蘆遂安又撓耕至桑  
泊逢西賊力戰賊敗遁追至囉沒王河斬獲七十級  
生擒偽鈐轄也香元符初就除權發遣本路兵馬鈐  
轄兼第一將既入對對首諭神堂功久在朕聽公惶  
恐稱謝且條奏邊事甚悉帝深器之遂擢管庫是歲  
郊禮管當法駕鹵簿儀仗兵隊以整肅聞今天子登  
極位以轉涼州團練使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既  
受命爲都護促行家人以疾久力勸止之公叱曰吾

本一介行伍蒙國厚恩未有毫髮補報可辭行耶方  
疾上道以至於卒享年五十二娶席氏封普安郡君  
子男五人長曰詵右班殿直閤門看班祇候次曰詵  
曰詵曰詵曰詳皆右班殿直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  
邊公綽次適進士高建一次適進士折可畏次適石  
班殿直彭鑑次適進士李孝純次許嫁三班借職袁  
思永公天姿特挺沈毅有謀望之凜凜不可犯天下  
奇男子也事繼母如嫡人不知其爲異在河外時或  
欲率其子入界公曰吾子技夫精果行不免冒賞以  
欺朝廷吾不忍爲將兵二十年戰未嘗比士卒中傷

必載以歸躬自撫視完復乃已與人周旋惟恐不盡  
輕財樂施家無餘蓄每公退即延一而者講論書史教  
諸子以忠孝巨公名卿薦之者踰六十人尤爲今大  
丞相曾公所知嗚呼孰謂弗克壽考以享富貴之盛  
而止矣宜有銘以告後世其一遂以狀來求銘予嘗  
聞俞君言其先公天章閣待制充帥環慶時力薦公  
于朝天章歿公畫像祠之歲久益虔蓋不忘俞公如  
此宜其忠於報國雖出萬死而不顧也是誠有過人  
者於是序而銘之銘曰赫赫神宗文武生知作新多  
士以大爲士患不才才亟用之智信仁勇各適其  
宜惠此中國服彼四夷天高地厚孰得以窺于時賢  
公拔自行伍何以况之如羆如虎帝曰汝才協濟吾  
武夙夜行門非汝宜處往事兵戎徃勤扞禦我有成  
軍今茲將汝開迹瀘南繼踵河東干戈所向未嘗不  
從敵誰爲堅賊誰爲雄奮不旋顧必摧其鋒尤卓異  
者神堂之功如古將帥凜凜英風簡在哲廟雖久不  
忘趣其入對有謀而藏帝益嘉歎擢護巖廊恩殊秩  
峻聳動多方念德莫報陵役是當忽其逝矣天子惻  
傷今天子聖紹隆先帝卧鼓滅鋒蠻夷慕義將臣熙  
熙雅歌自喜同我太平長守富貴公獨胡爲未老而

逝尚其子孫不墜厥世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四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銘

中大夫直龍圖閣知青州軍州事王公墓誌

銘

公王氏諱說字巖夫其先自太原徙真定又徙洛陽  
今為洛陽人曾大父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崇  
國公大父化基禮部尚書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魏國公謚惠獻父舉正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祁國公謚安簡公家自魏公始大祁公  
繼之皆輔政忠清亮直達于三朝公世貴幼喜學問

自脩雖以蔭得官竟取進士第自太常寺太祝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屯田都官郎中官制行改朝散大夫轉朝請朝議左中散大夫拜中大夫加直龍圖閣勳上柱國爵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三品服歷管當在京馬軍糧料院馬步軍專計司西京陝府河陽鄭州提轄收捉私鹽通判滑州相州知衛州常州臨江軍晉州徐州尚書倉部郎中知密州涇州尚書祠部郎中知相州太府少卿知鄭州荆南府澶州河陽河中府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建中靖國元年十六日終于青州治所享年七十有四初為衛州年甫三十適天下久無事法度寢弛吏罷欺罔顧公甚少裕然儒者易之抱案却立視公所為公徐為裁決皆中幾要時有縱舍不可搖奪吏始畏服旋以治聞常州士喜學公為延致名儒臨川王安國平甫教授平甫時雖布衣義甚高非賢有禮弗就既從公游士人慕鄉自遠而至未幾朝廷改科專用經術常之士試開封禮部及策于廷皆第一已而相屬為從官郎吏二千石者甚衆世益以為美談臨江介於虔吉俗喜鬪多誕謾富室子殺

人賂人代之獄具辭服公顧謂曰汝顧利許人以死  
獨不為父母妻子計乎囚色動具以情告民安於習  
俗吏恬不加察公以一言得之遠近懽頌晉人朴厚  
尤樂公簡易力請于朝為留五年常有調發輿作聚  
民于庭喻以利害戒以期信民相先從之未嘗告勞  
至被璽書褒諭勞賜金帛徐得巨盜久訊不承及公  
至專以恩信為治囚聞之泣曰我曹幸當平世何苦  
如此不過吏迫之急耳今幸得公雖不獲自新復忍  
欺之乎願抵罪無恨由是盜益銷靡相州洪福寺火  
羅卒救止因有所攘連連頗衆公曰始需其功旋治

其罪後有讐何以使人且及無辜吾不忍也迺令白  
陳坐者無幾後公從子行境中夜半車乘相屬或謂  
其徒前此能如是乎從子問之曰吾境多寇奪為行  
旅患今郡守以誠置人腹中茲偷不忍撓之因得夜  
行從子以告公曰茲適歲豐耳豈吾所能哉鄭當元  
豐時地狹民貧不能輸役廢為縣後復為州且更用  
差役法取辦境內紹聖初復免役詔以八事尤先裕  
民公會屬邑令議于州擇其善者奏行之歲弛緡萬  
有奇民尤以為德湖北兵與湖南竝將因更戍嶺外  
涉橫欽廉象四州之境多死亡者以故難於招募且

乏事公謂廣西被邊之地移兵於其境內則習瘴癘  
無甚憚湖南北兵交駐潭桂則近戍而不勞又控扼  
衡荆緩急可用仍不畏死樂於應募有五利焉條列  
以聞朝廷嘉納大河東流新堤始完主者懼力怯衝  
墊陰決下流以殺其勢水泛溢平野凜州清德軍皆  
被害州縣頽望莫敢言公即奏曰吏畏罪過甚乃移  
患于民願亟察之朝廷遂遣使相視塞決口民以安  
堵河陽夾河為城會秋雨甚水大至城不沒者數板  
州人惴恐時公已年七十餘曰吾為守與城存亡者  
也雖老敢自愛即率僚屬躬為頽指得其要害冒雨

督治逮暮不少休衆益安之治逾二年無犯死刑者  
有芝生于廳事今天子即位之初公自河中移鄧州  
請入覲對稱旨擢拜太中大夫知青州議者謂太中  
儀物視從官不當叙遷公亦堅辭改直龍圖閣公素  
康強未嘗臥疾一日會親族燕飲言笑自如夜分安  
坐而逝公到青纔半月然民已懷公為罷歌樂屠宰  
者累日公性寬大渾厚不見圭角明白洞達內外如  
一遇人無貴賤皆為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  
之聞人之善惟恐不及至過惡則為掩覆庇護雖親  
密不以告嘗有所厚雖或負公益不忍傷其意故雖



悍戾偷薄之士始見之而肆中則愧終則畏服而敬  
之平居怡然能自娛適毀譽休戚不以干慮視宗族  
極恩專蔭補多及䟽遠與交游終始無窮達之間其  
為政以忠厚仁恕為本扶善抑惡銷絕姦慝不喜近  
功小効搜摘隱微恍可人意不飾繁文末節馳聲譽  
苟進取僚吏能否皆因任之既各盡其材又為之揄  
揚薦達期於成就或玷於罪戾必反覆戒諭終不廢  
逐告以善則欣然從之如自己出有所為後有言其  
非是者亟為改易無愧詞吝色前後守十五州歷五  
朝政治損益尤多平心一意無所觀望仕皆循次未

嘗驟進亦終身不掛吏議然所臨皆要藩劇郡當天  
下全盛之際人物阜蕃兵革銷弭各因其俗治以無  
事出入休顯垂四十年康寧壽考為世榮觀近世名  
卿未之及也自魏祁相繼顯用公復與兄誨子瑜並  
以器能進擢其使大遼實兄弟相先後其在相州瑜  
適守滑夾河相望長婿為樞密直學士更踐要劇亦  
復與公同時時論羨之公喜學晚而不倦有文集二  
十卷詩集十卷娶錢氏河南郡君李氏河內郡君薛  
氏河東郡君子男三人瑜朝奉大夫京東路轉運使  
先公而卒琮知相州錄事叅軍河北路監事司幹辦

公事璆太廟齋郎早卒女八人長適樞密直學士孫  
覽次適承議郎李去盈次適通直郎楊彥章早卒次  
適承議郎陳扶次適瀛州防禦推官許子卿餘並早  
卒孫男四人良冶郊社齋郎良史良質並假承務郎  
良式尚幼孫女三人長適承議郎尚書比部員外郎  
周紳次適穎昌府觀察判官孫竇一尚幼曾孫男大  
倫郊社齋郎曾孫女一人未嫁其孤既以其年九月  
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大樊村先塋之次屬尚  
書禮部員外郎榮君輯狀公行事求銘於浩浩為穎  
昌府教授時公之子瑜提點刑獄辱知甚厚又與公  
之孫良冶友好蓋嘗聞公居家歷官安於為善絕口  
不以詔人故雖子孫亦莫得而知其詳然自其所可  
知以推其所不可知信賁矣哉乃為銘曰孰不從仕  
仕或謀身孰不為善善或近名有賢王公中道是循  
弗屈乎已弗異乎人孰險孰易孰踈孰親五朝四方  
一以其誠身名從之迄用有聞其聞顯矣其心則純  
不見有物為吾死生安坐而逝世益公賢安簡之子  
惠獻之孫亘千萬年儼其如存

真淡先生唐公墓誌銘

唐氏遠矣世不乏人惟晉昌太原京兆秦州北海五

族最顯天復中建威軍推官名希顏者避地錢塘生  
仁恭為鹽鐵判官贈太子太保太保生謂為通儒院  
學士從忠懿歸本朝出守秭歸因家江陵終職方郎  
中贈太子太傅今江陵錢塘之族皆出自北海太傅  
生極才氣爽拔與孫何齊名弱冠登甲科又與寇萊  
公為忘年交丁晉公為布衣舊略不為之屈以故仕  
不脫州縣棄官去其後謝公絳判流內銓疏其節以  
聞特轉大理寺丞遷殿中丞致仕生一子是為處士  
愈處士尚幼慨貧無以養乃捐書力穡亟成其家以  
適親意先生處士第四子也母某氏先生字潛

亨又取水一火二號真淡翁先生始生殿中君仰觀  
而占曰水躔翼軫楚分也法主文明吾孫骨相異其  
有以亢吾宗乎初學即與其兄子思寢食自勵子思  
亦先生流亞也鄉人以此慶處士有子稍長遊太學  
同舍老生對之歛容不敢惰伯父質肅公介方參大  
政愛歎以為類已奏試主簿于將作監鑠其廳中別  
試異等聲動場屋丁處士憂服除不復赴禮部山林  
獨往之意於是萌矣親友勉之調渝州巴縣尉非其  
好也未幾謝去築室于漢水之南居且完顧書籍猶  
假於人遂走吳粵悉售以歸掩關卻掃凡二十年始

也日有所為以若干為准雖寒暑風雨不廢以為積  
小致高大當如此故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而終也自守其約於象數之外不藥不臥不筭不續  
草衣藿食往往辟穀日誦易老子黃庭一過而已嘗  
曰在易之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君子體之則亦財成輔相以左右身吾非悅  
生而惡死所以尊生者上以報生我之施下以善吾  
死耳人有疑其不置像設者曰覆載俯仰皆神明也  
豈像設所能盡耶吾事之以道自謂勤香者無以  
過也其所養蓋如此吏部尚書彭公汝勵地刑京西

時就見之自以為弗及左司諫孫公諤為淮安守聞  
且過郡迎謁歸心焉至闔城扉留之畫其像以慰其  
別自餘名人豪士有獲際者觀其貌厖眉額額天庭  
骨隱起如徑寸珠聽其言從橫無滯較若決積水於  
千仞之谿靡不罔然自失也以故通經者服其得先  
儒未決之秘博古者服其貫方冊所載之詳修真者  
服其造一氣未形之先善書者服其妙八角垂芒之  
體下至百工衆技亦皆服其巧出意表然先生初不  
以此自多也遇人有所不及人自服之耳或曰此特  
徃而不能返者奚為哉及觀其語學者則曰古之人

身包形器物來則任以形器之所宜固有麻聘以觀其可不可與有行者若合不合則歸於道之興廢焉或運天下如反掌或準天下以言行其致一也又嘗因詔求言欲令其子條列復井田修廢官之說以獻彼以為徃而不能返者果知先生也邪門人魏倚取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槩之幾矣教子務充其德性且曰良能富於己何得為貧識者皆貴之何得為賤此天下直富貴也安能自立足矣餘聽命可也惇叙姻族尤有恩義貧不給者衣食之婚嫁之死則哭之寢門以盡其禮將逝之年玩易

不去手每有所得必肅衣冠北向稽首以為目中了然見六十四卦定位於天地之間庶幾示為仁智所域與昔日以意致之有間矣但神機不可輕以告人一日忽屏人獨居家人意其不快呼醫遽止之曰吾無苦然諄諄贊易以為道之至數孔子言之妙不遠則天且有則况其几乎老子言道大體而已默推此語殆於數之至神者先受之也後十日命汛掃道室聽醫診脉平不異他日俄而正坐妻子環侍了無一語儼若假寐然逝矣自啓手足至大歛體温如平生實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也前此晝有白星墮道室

前乃先生生日八月八日也越月而逝異矣夫享年  
五十四娶陳氏左中散大夫習之女知書有賢德能  
佐先生立其家而成其子子男長曰慈次曰哲習舉  
進士修身慎行似先生者也先生流澤其由此而光  
乎幼男節與二女皆早卒文藁十五卷邦典二卷一  
論三卷門人集所聞為說約十卷其家卜以崇寧元  
年三月甲申葬先生於襄陽縣陰山之東原前期慈  
持魏倚狀走京師屬銘嗚呼先生於浩厚矣嘗謂知  
其心者天下一人而已前年九月浩以諫官論事狂  
妄竄新州先生留荆門待焉誨告纖悉無所不及既

別明日又追路語曰我昨夕深念尚有某事未竟浩  
竊疑之先生寶練神氣面有孺子色而浩方且惕處  
瘴氛必死之地不復相見決矣孰謂未一年浩偶蒙  
恩生還而先生奄忽與化俱耶浩教授襄陽時見先  
生本周官以釋春秋謂之邦典因勸盡釋諸經以發  
吾覆先生約五十五歲成之又孰謂五十四而先生  
逝耶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先生  
平日齊家與檢身等教子與正心等固未嘗頃刺置  
也而將逝之際乃獨不留一語蓋不知所以忘而忘  
焉至矣乎非死生無變於已而能若是乎使其家不

以銘見屬獨當自以文字發潛德之幽光矧其子不遠千里匍匐踵門哀訴如此其勤乎於是掇其遺事論次而為之銘銘曰其傳有書其似有子其不可得而泯者無所終窮其五十有四者數而已矣光莫隆乎日月大莫外乎天地萬物各正性命於其間孰能妙無已以為已嗚呼亘千古而常今先生其在此

張唐英墓誌銘

君張氏諱某字唐英常州宜興人曾大父延矩大父麒父宗道皆晦殖厥德至君遂奮立為儒家繼出就舉即為舉首脩簡胡公宗愈司封丁公隲皆一時領

袖乃居其次二公得其文讀之欣然無異語自至和迄元豐二十年間六試于禮部元豐八年當以累舉特持恩與其類策試既已為第一與進士試又入第三第遂賜進士出身調蜀州江原縣尉終更當進秩會脩簡公帥成都辟置幕府不行辟監嘉州豐遠監考滿當改官有司輒疑沮例故可辯懼拔以累人弗辯遂授淮南節度推官監高郵稅用辟移監海州臨洪場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日卒于官享年七十有一君以竒童子拔起壟畝不舍晝夜博極群書作賦以賦稱治經以經顯學者翕然師之張莊張氏

貨高一方筠州高安尉積實主家事人以利故多為其竊笑獨君居其館訓誨其子第十年未嘗干一毫高安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君赴江原且行高安已得疾猶力疾入城餞君君行而高安卒在嘉州兼教授月有食錢積二歲一不取或詰其故曰錢不足以贍諸生可分以自潤乎士大夫高其義爭遣子弟從之學外姑老矣無子而孫甚貧乃奉以入蜀及其亡也多勉君火其匱君泣下曰忍為此耶雖險遠距吾鄉不過萬里耳竟護以歸葬居鄉徒行雖夜分必冠帶朋友止之曰幽有鬼神其可忽接人無賢愚少長諄

諄曲盡誠意外若無所不可其中介不可奪至今鄉人時時道君作為以警後生至有追感而流涕者歌詩雜文僅存二百篇為一帙藏于家兩娶吳氏前室生一男早卒一女歸貢士陳策後君卒繼室生二男孝述孝立皆篤學自重必能亢其宗一女歸進士嚴知訓孫女一人孝述等卜以崇寧五年十月乙酉葬君于晉陵縣萬安西鄉姚野村之原前事持其內兄進士吳燮所為行狀且泣且拜請銘夫君蓋鄉先生也安可辭遂為銘曰誰為幽明吾一貫之誰為義利吾一判之彼或言不足吾裕然行之貴富賤貧誰其



令之順受其正終身其寧之子孫其承之福祿其迎之不俟已日君子信之

胡子正墓誌銘

晉陵胡氏於東南最為名族自文恭公貳樞府脩簡公丞中臺其子孫昆弟以文學政事傑然見於世者踵相尋而起入居臺閣出擁節旄藹藹其盛未艾也其或抱才而處分老沉潛則奉家法以周旋終始無憾度幾乎夫子所謂在家必達者若君是已君諱元鈞字子正諱宗度之子太常寺奉禮郎諱曹之孫贈開府沂同三司沂國公諱霖之曾孫視文恭公為從

祖脩簡為從父自豫章徙常之晉陵至君五世矣君既學夙夜克勵期顯親不幸失所怙諸弟幼奉禮君年高聚族百口無贏貲慨然歎曰古人之學孝友而已奚必以仕進為哉遂專力以任家事奉禮君與母顧夫人無不意滿以終其壽撫諸弟至有家室猶不以事勞之有所入則付焉不私一毫故合居三十年愉愉怡怡鄉邦稱慕迨今諸弟皆安富佚樂君力也歲大疫族人舉家病者死且過半親戚畏避莫敢視君聞亟往具棺歛營藥石存亡咸不失所同母兄俞氏夫婦亡無子君收育其孤女如已女當行又擇

士以歸之鄉人或繫獄計窘安引君欣然誣服以脫其罪或貸其金不償輒折券不問平居喜賓客晚益饒裕其子璿又能以君之所以奉親者奉君闔館藝園順適君意君乃不復事事日與親朋把酒笑談而已嗚呼不有其身以自奮於俯仰之間既已說其祖安其母而均及諸弟矣又推是心以施乎鄉黨之人同其憂樂不但酬孝友之言而止賢矣哉大觀元年七月五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初娶李氏後娶華氏子男五人伯倫伯強伯玉伯勤璿皆舉進士伯勤而上與女一人皆早卒孫男三人遷達逸女四人

璿卜以其年十二月甲子葬君于晉陵縣孝仁鄉黃塘之原同李夫人之域前期以通判處州承議郎周君况之之狀求銘於某某於君夫人華氏為內弟又璿孝如此其可辭銘曰孝於其親友于其弟孰為古人之則是奮其一身裕及三世內外卑尊貫以誠意居三十年莫知其異爰逮宗黨爰逮閭里爰舉斯心有恩有義人之所難獨以為異是亦為政何必從仕尚其有承以光受祉

強君翊墓誌銘

君強氏諱字君翊常州晉陵人曾大父又瓊大父

明父弼秀州嘉興縣主簿母葛氏福昌縣太君強故  
望一鄉自嘉興以儒起家盛益顯于東南君與兄俶  
皆以文行知名雖數貢不偶而氣守彌固問學愈篤  
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父母既歿法然歎曰祿不待  
養矣尚何為於是不復事科舉後免解當推恩皆不  
赴久之兄俶熟勸偕行遂以元豐五年釋褐授河南  
府密縣尉秩滿調潤州金壇縣主簿引年致仕改承  
奉郎今上即位遷承事郎賜緋衣銀魚崇寧五年九  
月十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娶吳氏有賢德子  
芳三人舉進士長曰汝嘉能竭力奉

之次曰

瑛才登第而卒季曰九齡女六人長適朝奉郎通判  
滁州邵堦次適進士丁除錢世茂李孚盧察程偕孫  
男女六人君志趣宏遠又博通載籍練達天下事若  
素宦於朝者晚僅得一官胷中結約不少見若屏次  
使無留迹肅吏使無姦心雖邑之民深以歸德而令  
賴以稱治在君蓋無上言申國章公惇少與君善方  
居潤時或不遠千里趨焉君仕屬邑乃不通一書投  
一謁及申國以宰相起巧於傳會者哂君以為失策  
君怡然自若也歸休十餘年年逾八十精神視聽初  
不衰後進觀其貌恭而和聞其語誠而通徐察其所

為仁厚而終始未嘗不退而自警曰真鄉先生也間  
乘輿而出閭巷之人拱首相告曰此君子人也字畫  
詩章妙得古意有得之者必秘藏誦玩蓋不獨以君  
詞翰俱美而已鄉里慕嚮如此汝嘉將以大觀  
十月 日 君于江陰縣青陽鄉之同埭原前事  
屬其妹夫盧巖狀君出處大槩而屬其之銘銘曰材  
不用於世以阨於下位德則信於天以享於長年以  
此易彼亦既受祉其流曷窮蔚其子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